



北夢瑣言卷第一



富春樓光憲集

宣宗稱進士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小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  
代興亡頗留心貢舉曾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  
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  
及政事郎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毬鬪雞為樂  
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豬曰朕若作步打進士  
亦合得一狀元野豬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  
郎陛下不免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

可知也

李太尉英俊

太尉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癡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鄭光免稅

宣宗舅鄭光勅賜雲陽鄠縣兩莊皆令免稅宰臣奏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其賦爾等每于匡救必盡公忠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盡嘉言庶事事能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罷葆光子同寮嘗買一莊喜其無稅乃謂曰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寮以私券見拒爾後子孫爲縣宰定稅求祈不暇國舅尚爾庶寮胡爲

再興釋教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審遊外方或止江南名

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并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卽位唯以崇佛爲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爲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畧云臣等聞玄祖之道用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公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官割愛中之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外理出塵中非爲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

順與韓愈元和上請除佛骨表異也懿皇雖聽覽稱獎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 鄭氏女廬墓

唐大中年兗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右驍雄軍健李玄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遂與李玄慶休親截髮往慶州北懷安鎮妝亡父遺骸到兗州瑕丘縣進賢鄉與亡母合塋訖便於塋內結廬識者曰女子適邊取有遺骸合塋烈而且孝誠可嘉

也廬基習於近俗國不能禁非也廣引禮經而證之

日本國王子碁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圍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暖玉碁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凉人或過說非也王子至三十二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迴謂禮賓曰此第幾手答曰其第三手也王子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比夷人也猶不可

輕况中國之士乎葆光子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碁其力粗膽安取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墉下俟我筭路然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見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賭本不爲碁何不獻効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中金一錠獲免良可笑也

駁杜預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有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

也左丘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貫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琬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載又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爲證正與陳工部義同葆光子同寮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駁正元凱之謬條緒甚多人或訝之獨鄙夫嘗以陳陸啖趙之論竊然之非苟合也

唯義所在

李太尉抑白少傳

白少傳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  
中爲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于德  
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  
收貯然未嘗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  
笥沒于塵坭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  
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其  
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內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  
宰臣器識者於其荅制中見經綸之用爲時所排此

賈誼在漢文之朝不爲卿相知人皆惜之葆光子曰李衛公之抑忌白少傅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爲言楊牛卽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掣肘也

### 牛僧孺奇士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僊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單貧力學有倜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與同輩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中書舍人御史

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建州兩鎮東都留守左僕射先是撰周秦行記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賜謚後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謚曰簡白居易曰文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術比李之功勳自然知其否臧也且周秦行記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衛公掩賢妬善牛相不離大禍亦幸而免

### 令狐滈預拔文解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絢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預授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宣上疏述滈

弄父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月前進納豈可  
父身尚居於樞務男私援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  
法恐姦欺得路孤直杜門云請下御史臺推勘疏留  
中不出葆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傾陷李太尉  
唯以附會李紳而殺吳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賂遺  
闈宮殊不以德裕立功於國自儉立身倚其小瑕忘  
其大美洎身居岩廟別無所長諫官上章可見之矣  
與朱崖之終始殆難比焉

劉三復記三生事

唐大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

才思時王人齋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爲謂  
曰子可爲我草表能立構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  
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爲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  
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  
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  
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常患渴望驛而  
嘶傷其蹄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爲  
緩轡有轍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  
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覩歸  
塞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秃角犀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畿令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于悰曰公以碩大敦龐之德主於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極言譏之文多不錄時人號爲秃角犀凡蒞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宜其責之嗚呼處高位而妨賢享厚祿以豐已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何莫由斯

魏文貞公笏

唐文宗皇帝謂宰臣曰太宗得魏徵採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魏暮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正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暮右補闕委舍人善爲之詞又問暮曰卿家有何圖書暮曰家書悉無惟有文貞公笏在文宗今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北夢瑣言卷第二

富春孫光憲纂集

皮日休獻書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  
科其畧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  
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  
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爲聖子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  
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  
明經也其二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畧曰臣聞  
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

死後則萬世可知也

云

又云孟子稱卿異傳孔道以

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韓

愈焉蹴及楊墨蹂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矣

云

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

典禮未爲備也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

人也業文隱鹿門山號醉先生竊比大聖榜未及第

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

如一目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目廢二目謂不以

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太常博士寓蘇州與

陸龜蒙爲文友著文數十卷皮子三卷黃冠中遇害

其子爲錢尚父吳越相

宰相怙權

溫庭筠附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已以其子澹不解而第爲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之宣宗優容綯出鎮維陽上表訴子之寃其畧云一從先帝久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謂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已之短取誚之甚耶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爲溫岐

所持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  
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友也殊不展  
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貴施行馬今  
日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只止使下員外也江東羅  
隱亦受知於綯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  
報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卽知綯之遺賢也

駱山人告王庭湊

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卽王武  
俊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  
暮集簷下有異人駱得播異之及長駢脇善陰符鬼

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廻在中路以酒困  
寢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  
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  
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  
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  
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  
軍扶立爲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比舍矣聖西  
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行  
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側坐至今面東起宇尚存焉  
庭湊清儉公正忠於朝廷勤於軍民子孫世嗣爲

死後則萬世可知也

云

又云孟子荀卿莫傳孔道以

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韓

愈焉蹴及楊墨蹂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矣

云

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

典禮未爲備也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

人也業文隱鹿門山號醉先生竊比大聖榜未及第

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

如一目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目廢二目謂不以

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太常博士寓蘇州與

陸龜蒙爲文友著文數十卷皮子三卷黃冠中遇害

其子爲錢尚父吳越相

宰相怙權

溫庭筠附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已以其子澹不解而第爲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之宣宗優容綯出鎮維陽上表訴子之寃其畧云一從先帝久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謂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已之短取誚之甚耶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爲溫

所持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  
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緬父楚之故友也殊不展  
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貴施行馬今  
日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只止使下員外也江東羅  
隱亦受知於絢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  
報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卽知絢之遺賢也

駱山人告王庭湊

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卽王武  
俊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  
暮集簷下有異人駱得播異之及長駢脇善陰符鬼

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迴在中路以酒困  
寢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  
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  
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臯中之氣左如龍而右  
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  
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  
軍扶立爲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比舍矣墅西  
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  
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側坐至今面東起宇尚存焉  
庭湊清儉公正忠於朝廷勤於軍民子孫世嗣爲鎮

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爲部將張文禮滅之

### 授任致寇

唐馬植相公曾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蠻獠廢珠池尚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軍城速出而屬南蠻六七年間勞動兵役咸通七年高駢收復之先是荆徐間征役拒蠻人甚苦之有舉子聞許卒二千沒於蠻鄉有詩刺曰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瓿綿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懦者鬪則退武者兵益黷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玉刮得齊民瘡分爲猛士祿英雄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去爲萬騎風住爲一川肉時有殘

卒迴千門萬戶悲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  
鼓聲不忍看金鏃念此堪淚流悠悠穎川綠吟此詩  
有以知失於授任爲國家生事大東之苦斯其類乎

### 高駢開海路

王審知  
開海附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阯以北距南海有水  
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  
奏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畧云人牽利楫石限橫  
津纜登一去之舟便作九臬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  
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  
濟焉或言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或言其詐謀尤子

嘗聞閩王王審知患於海畔石碣爲舟楫之梗一夜

夢吳安王

卽伍子胥也

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

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觀焉見海中有異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于時錄奏賜名甘棠港卽渤海假神力又何惟焉亦號此地爲天威路實神功也

放孤寒三人及第科

松蔭花事附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貧者公乘億賦有二百首人多書於屋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聶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苦

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食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人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待三人見湜公之公道也葆光子嘗有同寮示我調舉時詩卷內二句云科松爲蔭花因譏之曰賈浪僊云空庭唯有竹閑地擬栽松吾子與賈生春蘭秋菊也他日建連官



牡丹宴欄中有兩松對植立命斧斫之以其陰花此  
侯席上於愚有得色默不敢荅亦可知也

文宗重王起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揚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  
重之曾爲詩寫于太子之笏以賜之又畫儀形於便  
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  
甚貧詔以僊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五百貫給之起殊  
於理家俸入其家盡爲僕妾所有老年寒餒故加給  
焉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  
得此爲短也葆光子曰士人之家唯恐貨殖至於荷

畚執耒灌園言蔬未有言禱代耕豈空罷而爲養安可  
忘甘旨不迨晨昏今之世祿器薄不能搏節稍豐則  
飲其狗彘似歎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無所取唯  
衣與食所謂切身儻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國者得不  
思儉而足用乎

北夢瑣言卷第三

富春孫光憲纂集

盧肇爲進士狀元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于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榜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起未諭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又接從容起相曰果

在此也其年盧肇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  
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戲故畢誠相名

唐相畢誠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  
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希為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  
譏其醜賈之子請改為誠字相國欣然受而謝之竟  
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慙悔交集也

段相嗜金蓮

夏侯相附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  
給每聽曾口寺齋鍾動輒請謁餐為寺僧所厭自此

乃齋後扣鍾冀其晚屈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八座連  
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鬪梨飯  
後鍾蓋為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  
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酌平生不足也

夏侯孜相國未偶伶俜風塵寒驢無故墜井每及朝  
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  
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

或云王播相公未遇  
題揚州佛寺詩及荆

兩人云是駁  
相亦兩存之

李固言相國為柳表所悞

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惟性長厚未習參謁始

進士舉會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磨折密於烏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賃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貂却固不能爲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詣驛省高陽公慙謝曰某官緒閑冷不足發君子聲彩雖然以藏之于心又觀烏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國居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速達也

杜邠公不恤親戚

杜邠公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爲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潑湯茶喫也鎮荊州日諸院姊妹多在渚官寄寓貧困雖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沽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詆罵者亦不省問之凡莅方鎮下理獄訟在鳳翔洎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殍殍人有從劔門拾得裹漆髑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略不垂愍斯又何心哉

未嘗薦賢時  
號秃角犀

李光顏太師選佳婿

李太師光顏以大勲康國品位尊崇愛女未聘慕僚謂其必選佳婿因從容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冀帝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帝師謝某僚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君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佳婿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卽某女之匹也趙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帝師建定難之勛懷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婚王謝何其遠哉

王特尚書與帝師宅重墨婚戚帝與之

王文公文手睡

司空圖附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寐中見先靈也食飢飪麪不過十八片曾與絳州于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闈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卽不造郡齋琅邪知之謂其尊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二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所圖太速有鄙薄者號爲司徒空琅邪知有此說因召一榜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彩益振爾後爲

御史分司舊相盧公携訪之乃留詩曰氏族司空貴  
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其爲名德所  
重也如此

河中錢劉相瞻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爲漢南鄭  
司徒掌牋禮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榮陽奇之勉以進  
修俾前驛換麻衣執贄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  
省瞻相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  
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食留所業文  
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游寺見此文卷甚奇之

聆其貧窶厚有濟卹又知其連山人朝無強援謂僧  
曰某雖閑廢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  
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  
而祖之前之輕薄幕客呼相國爲尹公曰歸朝作何  
官職相對曰得路卽作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  
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  
至大拜也

王屋匡一山人細訪之

李氏瑞槐

趙令公  
樞案附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未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  
過當合屋春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

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趙令公瑩家庭有孺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靈氣者詣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然趙令先德小兒相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効也凡士之宦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由命運刻感衰之氣亦適人而効之向者槐棗異常非王氣先集耶不然何榮茂挺特拔聳之如是也

隴西事得於李載仁大夫天水事得於長陽宰康張甚解悉也

### 高太尉決禮佛僧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禮讚螺唄間作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背 遂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而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此寺爲寨凌陽州將果叶渤海之言

得於資中處士王沼

### 王中令鐸拒黃巢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匡亂之才鎮渚宮爲都統以禦黃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

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  
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  
情味何以安處慕容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之  
洎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差人傳語云令公儒生  
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污鋒刃於是棄關隨僖皇播  
遷于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勲不成竟罹非命時  
議曰黃巢過江高太尉不能拒捍豈王中令儒儒所  
能應變乎落都統後有詩其要云黜詔已聞來闕下  
檄書猶未遍軍前亦志在其中也

先陳犯闕之意其詞云僮便  
歸降必有外換朝廷取笑

黃巢自廣州自號  
軍百萬都統上表

### 路侍巾裹

唐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  
於孔目史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  
懷擲果之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爲比善巾裹蜀人見  
必敬之後乃剪紗巾之脚以異於衆也閭巷有袷服  
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過鬻豚之肆  
見僧豕者謂屠生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  
方良可笑也裴氏認恥之說何莫由斯以官妓行雲  
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官日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  
感恩多詞所謂離魂何處斷煙雨江南岸至今猶



循棲也

李勳尚書發憤

趙觀文附

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勳尚書先德爲衙前將校八座方爲客司小子弟亦名文藻潛慕進修因捨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賢才與不才安可拒之某今日自見其人質清秀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郵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但罷職司閑居恐妨令子修進爾後果榮名第楊歷清顯出爲鄆州節度也

八座事得於王屋山僧匡一甚詳近代進士趙觀文挂州小

軍社狀元及第乃才舉也

鄭愚尚書錦半臂

唐鄭愚尚書廣州居人雄才與學擢進士第楊歷清顯聲稱坦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榮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榮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奏不得已而使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或曰榮陽因醉眠左右見一白豬蓋杜

征南蛇吐之類

韋宙相足穀翁

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羨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貪宣皇曰此所謂之足穀翁也

李當尚書竹籠

史臣班二子附

唐李當尚書鎮南梁日境多有朝士莊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効爲非前政以其各有階緣弗克

禁止間巷苦之八座嚴明有斷處分寬織茂籠石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安勉梅遽命盛以竹籠沉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歛也 崔珣侍御家寄荊州二子兇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荆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吳行魯溫溲窳

屬圖南附

唐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小心畏慎每夜溫溲溺窳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

爲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軍容行魯曰此亦無憑某亦有之執厮僕之役乃脫屣呈之中尉嗟嘆謂曰汝但忠孝我終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爲盧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歷東西川山南三鎮節旄除西川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譏之也 厲圖南爲西川副使隨府罷職行魯欲延辟之圖南大笑曰不能剪頭刺面而趨侍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起居爲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爲行魯醜殺之

### 崔侍中省刑獄

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囚必溫顏恤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麵及菡蓂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膾膾炙之屬皆逼真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頰於使宅堂前美愧偏子軍人百姓穿宅觀者一無禁止而中壺預政以玷盛德也惜哉

### 劉琬舍人不祭先祖

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沒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審是隱者爲復是漁師莫曉其端倪也紫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恩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屬禮部尚書纂卽其息也嘗與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重於喪祭劉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何傷菽水之禮紫微以儒而進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緒言紊先王之舊制四時之敬能便廢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說時未諭也

杜審權相斥馮洵

大中四年進士馮洵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賚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府叅軍恩地卽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番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榮陽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洎制下開幕馮不預馮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自灊橋乘肩輿門

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躋浮  
之譽偏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招  
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不肖子三變

唐咸通中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  
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修自給  
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游常謂人  
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賣莊而食也  
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賣  
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薛保遜輕薄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  
時號爲浮薄相國夏侯公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  
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操尚畧同因  
季父薛監來省盧新婦出叅俟其去後命水滌門閤  
薛監大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論授澧州司馬凡七  
年不代夏侯公出鎮魏暮相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  
郡愚曾睹薛文敷幅其一云餞交親於灞上止逆旅  
氏見數物象人詰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  
也嗚呼天子生民爲此輩笞撻又觀優云緋胡拏筆

奔轉而出衆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皆此類也  
盧處權罷夔州以其姊妹夫徑至澧州慰省迴至郵  
亭迴望而哭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  
楊柳枝乎

澧州老軍將周諷  
舊曾服事備言之

### 陳會螳螂賦

蜀之士子莫不酷酒慕相如滌糶之風也陳會郎中  
家以當壚爲業爲不掃官街吏駁之其母甚賢勉以  
修進不要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舉粮紙筆衣服僕  
馬皆自成都賚致中郎業八韵唯螳螂賦大行太和  
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

其戶家人猶拒之遂巡賀登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  
後爲白中令子壻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 劉僕射荔枝圖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  
苦爲餽羅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  
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喫了也朝中聞而哂之又鎮番  
禹効吳隱之爲人京國親知貧乏者願俟濡救但畫  
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靈柩經渚  
官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時人議之

### 趙大夫號無字碑

張萊附

蘇王... 夏九...

唐趙大夫崇凝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質堂堂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代已也世亦以此少之 梁相張榮嘗爲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爲人知鄙然貢藝有何不可張榮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授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爲天水拒弃竟爲梁相也

北夢瑣言卷第三

北夢瑣言卷第四

富春孫光憲纂集

趙令公紅拂子

唐襄州趙康凝令公世勳嗣襲人質甚偉酷好修容前後垂鏡以整冠櫛往往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亂出鎮湖南由峴首趙令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規之曰聞令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嬰但有憂感豈可笞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於烏巾上拂之相國又曰此充不可也陪寮俯首而已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已而奔吳路由夏口杜洪令公郊迎以

主座遜之遽尸其位其不識去就皆此類也竟惟  
於淮南宜乎

薛氏子具軍儀

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惜因  
有詩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觴官乞與真拋却賴  
有詩名合得嘗竟以節將爲麗官也鎮許昌日暮吏  
咸集令其子具橐鞬參諸幕客幕客驚恠八座曰俚  
渠消灾時人以爲輕薄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  
非輕薄也

孫偓相通簡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嘗語於親友曰  
凡人許已務在得中苟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  
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爲之後謫居  
衡岳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座而厭  
僕輩紛詬駁拽仆于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睹謂客  
曰若以怒心逢彼即方寸自撓矣其性度皆此類也  
相國曾乘輅至蜀詣杜光庭先生受錄乃曰嘗過至  
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棲之約爾後雖登台輔竟出官  
於南岳有詩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  
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効浮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



十洲唐末朝士多懼穀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

柳玘大夫賞卒曆

唐柳大夫玘清直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  
詣東川庭叅具橐鞬元戎顧相彥朗堅約之亞台曰  
朝廷本用見責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  
赴任路由渝州有卒曆秀才者即都校卒居厚之子  
文彩不高執所業謁見亞台曰巴蜀多故土豪崛起  
斯乃衙袖之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  
稱之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

竊笑而服之

孫揆尚書鋸解

劉知俊附

唐末朝廷圍太原不恭以宰相張濬爲都統華帥韓  
建爲副使澤潞孫揆尚書以本道兵會伐軍容使楊  
復恭與張相不叶逗撓其師因而自潰由是貶張相  
爲繡州牧孫尚書爲太原所執詬罵元戎李公克用  
以奴犬代之李公大怒俾以鋸解雖加苦楚而鋸齒  
不行八座乃謂曰虎狗奴解人須用板夾然後可得  
行汝何以知之由而施板而鋸方行未絕間罵聲不  
歇何乃壯而不怖斯則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劉

知俊自梁奔秦自秦蜀驍暴之聲天下咸聞蜀先  
主坐其慘酷而誅之受戮日憶惶萬端乞命不暇行  
刑者嗟而笑之此路帥何勇怯之不侔也孫揆尚書  
少年不慧  
涕洟狼籍蒙然而已十五歲適  
然一變非惟時俊乃烈士也

### 崔胤相腋文

唐崔相國慎猷庶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華經僧  
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妊  
娠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  
召曾侍更衣者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  
日腋下文相次分明即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  
緇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  
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相國胤也  
崔事一說云是終南山僧兩存之

### 諸重德好尚

唐朱崖李太尉與同列款曲或有徵其所好者掌武  
言已曰喜見未聞者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餼頭  
以爲珍美從事開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煮餼  
頭也杜幽公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郎安潛好看鬪  
牛雖各有所美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穀堆  
不亦遠耶

畢舅知分會蜀楊

唐畢誠相家本微其渭陽爲大湖縣五伯即今號雜職行杖者相國耻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叅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此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旨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令堅勉之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千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上聞相國歡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良更有楊會者庾氏

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爲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子家供待而簿一虛名長馬乎雖強解軍職除檢校官竟不捨縣役亦畢舅之次也

楊蔚使君三典洋源

唐楊蔚使君典洋州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極宮弘農甚思一見而穎川輒便他適乃謂道士曰此度更來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將擁旆而至方遂披揖弘農曰嚮風久矣幸獲抵奉敢以將來祿筭爲請勿訝造次穎川呼人爲卿乃謂

州牧曰卿三爲刺史了更無言州牧不憚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見任爲終焉之所爾後秩滿無恙不誠其言無何又授此州亦終考限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邦即三爲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玳爲愚話之

### 沃人僞稱陳太師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迴天之力嘗致書于許昌爲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允爾後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州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崔公中

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阿青城縣彌勒

會沃人

彌勒會北中  
金剛禪也

窺此聲勢僞作陳僕射行李云

山東盜起軍駕必謀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沃其翼佐之軍府未諭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肆疋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拱承間而真陳僕射亦連轡而至其沃人等悉擒縛而俟命穎川俾隱不誅識者曰陳帝師由闔宦之力無消塵之効盜處方鎮始爲沃物所憑終以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 哭麻劉舍人事

唐李嶷相高才與學魁絕群彥爲朋黨所排洎登巖廊似涉由徑雖然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劉舍人崇魯抱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表論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賄飲醜乃作鸚鵡杯賦醜詞訐切人謂寒心朝士有識者閱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不云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彭城子何所逃刑時以爲然

蔡荆尚書拔顧氏昆弟

唐蔡荆尚書爲天德軍使衙前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宅市買八座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備酒饌於山亭召二顧賜宴八座俄而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諭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遷其職級洎黃寇犯闕顧彥朗領本軍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請叔向爲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焉大顧相慶其弟彥暉嗣之亦至使相

陸康相六月及第

盧光啓附

唐陸相康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在于時奔避勞止又時當六月而相國策名後在翰林暑月苦於蒸溽同列譏之曰今日乃造榜天以其進取

非時也然相國文才重德名冠一時朝中陸氏三人號曰三陸即相國洎希聲及威乃三人也盧相光啓先人復刑爾後弟兄修飾詞舉自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周謹進取多塗初舉子一卷即進取諸事皆此類也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於租庸張滂清河出征并汾盧每致言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効之蓋八行重疊別紙自公始也唐末舉人不問士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楷法於范陽公爾其族弟汝弼嘗爲張相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畧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叛蕩自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也俊邁亦有族昆之風

吳融侍郎文筆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親密俾達其誠且曰某幸得齒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雖愧荒拙敢不著功未聞愜當反甚憂懼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於江陵爲僧貫休撰詩序以唐來唯元白休師而已又祭陸龜蒙文即云海內文章止魯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時不免

識者所譏

破天荒解

唐荊州衣冠薮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荆解及第號爲破天荒爾來余知古關圖常修乃荆之居人也率有焉又連登上科關即衙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爲其張筵乃指盤上饗醜戲老校曰要校卒爲者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亦校卒爲者也席人大噉關圖妻即常修妹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于世

成令公爲蛇繞身

唐荊州成令公泚領蔡州軍戍江陵爲節度時張瑞謀害之遂率本部奔於柘歸一夜爲巨蛇繞身幾至于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遂巡蛇亦亡去爾後招輯戶口訓練士卒沿流而鎮者官尋校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爲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號北韓南郭韓即萃州韓建成令初姓郭後諱本姓有孔目官賀隱者亦返俗僧也端貞儉約始爲腹心凡有關政賴其規贊自賀隱物故率由胸衿加以騁辯後人又多矜伐爲識者所鄙婦翁竺知章乃餅匠也言多不遜又元子微過

皆手刃之竟無胤嗣樓舡之後暮寮結舌終至鄂渚  
之敗惜哉

### 張濬相破賊

唐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相國濬白身未有名第時  
在河中未樂莊居里有一道士或麻衣或羽帔不可  
親狎一日張在村路前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  
待爾破賊迴顧乃是此道人相國曰某一布衣耳何  
階緣而能破賊乎道者勉其入蜀適遇相國聖善疾  
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  
相國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

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 薛澄州弄笏

羅九  
皇附

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  
每入朝省弄笏而行傍若無人好唱浣溪沙詞知舉  
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  
授恩爾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沙即其幸也時人謂  
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薛公知之乃召謂  
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公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  
觀之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捨之路侍中在  
西蜀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舉巾



裹步履有似裴條郎中大貂遙見促召衫帶過視方知其非因答之

### 西岳神斃張簾

唐張策早爲僧敗道歸俗後爲梁相先在華山靈臺觀修業觀側有莊其弟簾亦輕易道教因脫藝服挂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爲我掌之須臾精神恍惚似遭毆擊痛叫狼狽或頓或起如有人拖拽之狀歸至別業而卒斯人也必黨於釋氏而輕侮道尊人之無禮自貽陰殛非不幸也與嘉州崔使君開尹真君石函事同

開石函爲冥官所錄奪筭見宣室志

李載仁郎中目睹爲愚話

之

### 柳婢譏蓋巨源

唐柳僕射仲賢鎮鄭城有一婢失意俾將於成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僮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窓柳婢侍左通衢有鸞綾羅者從窓下過召俾就宅蓋公於東簾內選擇邊幅舒卷襟之第其厚薄酌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輿還女僮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

爲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竇絹牙郎乎蜀都國  
之皆嗟歎也清族之家率由禮門蓋公暴貴未知士  
風爲婢僕所譏宜矣哉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唐柳玘大夫之任瀘州泝舟經馬驍鎮土豪趙師儒  
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尊本道署  
以軍職聞五馬經過乃棹扁舟披褐衫把杖子迎接  
參狀云百姓趙師儒亞台以其有職非隸屬邑恠而  
辭之師儒曰巴蜀亂離某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僭  
幸妄徼戎職亞台欣而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  
億豐備欽 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亞台悉  
爲和之睹其清儉不覺嗟歎曰我他年欲登廊廟必  
爲斯人而致節察蓋賞其知分任真也

祖胤圖進士榜

禪門有祖胤圖得佛心印者皆以列之進士有登科  
記懷將相才者咸編綴之而名實相違玉石混雜疑  
誤後人良可恠也唐進士宇文翊雖士族子無文藻  
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  
得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正有氣焰  
能爲人致科第翊聘女與璠璠爲言元昆果有所獲

相國韋公說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遺火幾焚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爲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譏之葆光子嘗試一僧備諳謬妄一旦擁從說法自言出世安知他日不預祖胤乎是則宇文翊登科後人何以知之悲夫

溫李齊名

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溫李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入韻成爲鄰舖假手號曰救數人也

而士行有缺摺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 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未第進士對之庭雲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爲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云中書內坐軍將譏相國無學也宣室好微行過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也又謂曰得非大參薄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縣

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  
無取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云  
竟流落而死也杜幽公自西川除淮海溫庭雲詰掌  
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鑪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  
帆風貪為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幽公聞之  
寄遺絹一千疋吳興沈微云溫鼠曾於江淮為親表  
積棧由是改名焉庭雲又每歲舉場多借舉人為其  
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鋪席授庭雲不與諸公鄰  
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策名者皆是又誠託於  
學士某人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

是不得意也

崔氏女失身為周寶妻

未山尼盧氏女附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  
少為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貂素以豪  
俠聞知崔有容色乃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  
沒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一日具車馬偕歸  
崔門曰昔日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際叨塵亦不相  
辱相國不得已而容之此事鳳翔楊少尹說之甚詳  
員外之女也亂離失身弟兄有在班行者耻之乃曰  
小娘子何不自殺而偶非丈夫也德傳有徐僊姑居  
南岳魏夫人壇羣僊調之乃自顛未山尼開堂說法  
什此乃修道而靈官所衛也已

禪師鄧隱峯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室欲行強暴尼憚死矢志隱峯取去禪服集衆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張勅暴橫鞭人之胸與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沉於墓頤津也崔氏女末山尼以畏懦而苟全徐僊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尼以守戒而殞命是知女子修道亦以一段障難而况冶容誨淫者哉孫榮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賢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盧相公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是知平康之游亦可復於年少之流哉

崔禹昌不識牛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管内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陪燕戲梁祖以其有莊墅必藉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即識牛渠則不識如此輕薄何由可柰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釋怒

張曙戲杜荀鶴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裴褻之子褻之姪文章秀麗精神敏俊甚有時稱所生毋常戴玉天尊黃巢亂離莫知存沒或有於霜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曙來訪遺骸不合進取以此阻之後於裴贄侍郎下擢進士第官至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十四仁賢大榮幸得與張五十郎同年荀鶴荅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杜荀鶴同年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哈是知虛名不足定人優劣曙有擊甌賦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驚咏開珠網

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又有鄆郊賦叙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區區之荀鶴不足擬倫

北夢瑣言卷第五

富春孫光憲纂集

令狐公密狀

木團頭附

唐大和中關官恣橫而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禍竟未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公欲盡誅之慮其寃乃密奏勝子曰但有罪莫捨有關莫填自然無遺類矣後爲宦者所見於是南北益相水火洎宣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亦玉石俱焚也已 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團頭自是四方効之唯內官各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特進頭至是

果驗也

李遠譏曹唐

唐進士曹唐游僊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文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比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世謂渾詩遠賦不如不做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

中書蕃人事

李肇國史補云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

紫而登粉署省中譁之爲四君子也 唐自大中洎

咸通白中令人拜相次畢相誠曹相確羅相劭權使

相也繼升巖廊崔相慎猷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

是蕃人盖以畢白曹羅爲蕃姓也始蔣伸相登庸李

景遜尚書西川覽報狀而嘆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

託疾離鎮有詩曰成都十萬戶拋若一邊毛亦博陵

之比也近代吳融侍郎乃趙崇大夫門生即世日天

水歎曰本以畢白待之何垂於所望歎其不大拜也

徐相譏成中令

唐乾寧中荆南成令公泂曾爲僧徒據渚官尋即直



命年來騁辯每事標特初以澧郡舊在巡屬爲土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相國徐公彥若在中書不爲處置由是銜之相國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成公雖加接筵而常怏怏饌後更席而坐詭辯鋒起相國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火草賊耳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公赧焉而屈東海文雅高談聽之亶亶成令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相國曰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成令曾爲僧也終席慚耻之

韋尚書鑿盧相

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平聲韋蓋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尚書加欽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爲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筮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卒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

薛逢賞王助

唐大中初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李白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侯也嘗撰魏城縣道觀碑詞華典瞻于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

延遇因以改名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幼婦  
邗建薛使君列銜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  
螭首巋然好事者經過皆稅駕而覽之助後以醫廢  
無聞於世賴河東公振發增價而子孫榮之其子杜  
仕蜀至翰林學士

### 陳陶癖書

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僊  
之術或露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以憑而以  
詩見志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  
足掉鯨尾又云飲水狼子瘦思 鷓鴣寒又云中

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又云一鼎雄雌金液  
火十年寒暑鹿霓衣寄語東流任斑鬢向隅終  
稜飛諸如此例不可殫記著癖書十卷聞其名而未  
嘗見之

或云齊書是鍾離從事  
陳島所著今兩存之

### 陽朔山水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遠者曾到嶺外見陽  
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綠嘗得接琅那從容不  
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琅那曰其  
未曾打人脣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宰俄而  
選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

淮浙解紛詔

唐僖宗皇帝蒙塵于蠻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  
侯翮輩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  
尉鎮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遍奏  
各述短長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前  
進士李端有壯筆軍容田令孜知之召而與語授以  
毫翰李仍請酒飲數盃詔書一筆而成文藻之外乃  
奇辯也深稱上旨行在知制誥官至省即舊說李紳  
相鎮淮海奏薦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舉公候謁  
紳相知其文詞請撰一表其畧云當道地管八州軍

雄千乘副使著綠不稱其宜相國大喜果以此章而  
獲恩命也李太尉破昭義且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  
如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皆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

吳融幸

錢尚父始殺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志士人耻之吳  
侍郎越州蕭山縣人舉進士場中甚有聲采屢遭維  
繫不遂觀光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回顧有紫綬  
者二人追之吳謂必遭籠罩須臾紫綬者不相顧促  
遽前去至一津渡喚舡命吳共濟比達岸杳然失之  
由是獲免爾後策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

之

沈蔣人物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僊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  
 城誦曹康游僊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  
 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從者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  
 知也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為祥瑞  
 號水月觀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寶何以加此唐末朝  
 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筍班沈詢字仁壽官至丞郎  
 人物酷似先德所謂世  
 濟其美又外部班者縻  
 不雜亦號玉筍班也

張濬樂朋龜與田軍容中外事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游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廻天  
 之力僖皇播遷進至洋源百官未集闕人掌誥樂朋  
 龜侍郎亦及行至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  
 翰林學士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子方之門  
 皆由中外之敬洎車駕到蜀朝士畢集一日中尉為  
 宰相開筵學士泊張起居同預焉張公耻於對眾設  
 拜乃先謁中尉便施謝酒之敬中尉訝之俄而賓主  
 即席坐定中尉白諸相曰某與起居清濁異流曾蒙  
 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猥地謝酒即又不可  
 張公慚懼交集自此甚為羣彥薄之樂公舉進士初

陳啓事謁李詔侍郎自媒云別於九經書及老莊洎  
八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則  
制誥不甚簡當時人或未可之

### 薛少師拒中外事

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衰世梁太祖兵力日  
強朝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孤卿爲四鎮官告  
使夷門客將劉翰先來類會恐申中外孤卿佯言不  
會謂謁者曰某無德安敢輒授令公拜竟不爲屈洎  
受禪之後勉事於梁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也中  
間奉命冊蜀先主爲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送當

醫人楊僕俾攻療之孤卿致書感謝其書未請借肩  
輿歸京尋醫蜀主訝之乃曰幸有方藥何不俟愈而  
行堅請且駐行軒公謂客將曰夜來問此醫官殊不  
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藥而北歸後唐相  
國韋公說仕梁爲中書舍人倅軺於錢塘先是錢尚  
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梁主以北關西悉爲勅敵  
又頻失利於淮海甚藉兩浙牽掎之其次又資貢賦  
凡命使臣遠泛滄溟一郡希其豐遺二則懼不周旋  
悉皆拜之錢公自尊大唯京兆公長揖而已既不辱  
命識者異之竟有嚴廊之拜也

楊晟義母

安師建附

唐楊晟始事鳳翔節度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  
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愍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  
去而獲免也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徐威將  
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洎僧道  
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  
求訪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  
色懇有好合之情弘農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  
每旦未視事前必伸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  
也新立之所兵力未完遽爲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  
城救兵不至凡十日而爲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  
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尅執之蜀主知其忠  
烈冀爲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  
惜死先主嗟賞而行戮爲其設祭而葬之

成令公和州戰艦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師於梁王  
梁王與荆方睦乃諷成令帥兵救之於是稟奉霸王  
欲親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  
號曰和州戰艦上列廳宇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  
有齊山截海之名其於華壯即可知也餘非拒諫斷

自其意暮察俛仰不措一詞唯孔目官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爲吳師縱燎而焚之中令溺虎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泐泐字即水內也水內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人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改泐之名和州之說蓋前定也

### 韋太尉伐西川

唐陳敬瑄據成都府拒命韋太尉昭度充招討使率東川兵以代之王蜀先主時爲草賊剽掠諸縣乃擁手下兵授掌武署爲衙內指揮使資其爪牙也因奏請割西川數州就臨邛建節以授之蜀主卑謙多智事韋公甚謹掌武量其事勢終不能駕御况軍旅之事又非所長每欲攻城請戎服臨陣慮矢石所及不請近前掌武曰軍人安敢無禮東川都頭有唐喫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賜一縑俾充肉價他皆倣此重圍二年蜀城已困不日將下一旦門外誼譁以軍糧闕乏兵士擒拽掌武親吏駱別駕名志者鬻而噉之由是懼懼其禍遽託疾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歸朝雖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

屯難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魯封  
與羅隱齊名皆湘中人頗舉不第聲采甚著錢尚父  
士豪偃起號錢塘八都泊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章  
羅二士罹其籠罩然其出於草萊未諳事體重縣宰  
而輕郎官嘗曰某人非才只可作郎官不堪爲縣令  
即可知也以章魯封爲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見笞差  
羅隱宰錢唐皆畏死稟命也章羅以之爲恥錢公用  
之爲榮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魯封後典蘇州  
著章子三卷行於世羅隱爲中朝所重錢公尋倍加  
欽官至給事中享壽考溫飽而卒

裴氏再行

歸登尚書附

唐裴司徒瓌性靳嗇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圖障皆新  
其制閉屋緘貯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即於朝士家借  
之在番禺時鍾愛一女選滎陽鄭進士以聘之才過  
禮期遽屬秋薦不免隨計無何到京尋報物故五教  
念女反夫不勝悲痛而鄭偶笑之蓋夫婦之愛未深  
不解思慮非有它故也大凡士族女郎無改醮之禮  
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乃召門生故吏而告之曰  
別適人亂前在行河東始也元頑少監蘇滙中丞賜  
紫楊毗少尹與五教親吏別駕說皆同

歸登尚書



每浴皆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性甚鄙晉嘗爛一羊胛旋割噉封其處者一旦內子於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

閉門避蠻

王先主附

西州自唐劉闢搆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爲戶而拒之蠻亦不敢扣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行豎里人相率數百輩叫譟而逐之蠻一迴顧却走如堵墻崩爲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也 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高太尉機詐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公駢自天平軍移鎮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畫一符於郊亭遍之以壯軍聲蠻酋懲交趾之敗望驛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才臨遂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渤海規畫地勢圖版築焉慮舂鍤將施亭候有警乃命門僧景山

此僧多爲掌武決策人謂是龐勛漏網而變名也

奉使

入南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  
河凡九十三日樓櫓轟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誓慄  
不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

### 張道古題墓

唐天復中張道古滄州薄臺縣人擢進士第拜左補  
闕文學甚富介倅不羣因上五危二亂表左授施掾  
爾後入蜀先是所陳二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  
於世矣懼爲蜀主所憾無路棲託洎逢開創誠思徵  
召爲幕寮排擯卒不齒歸竟罹非命也嘗自筮遇凶  
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遇害

而瘞之人有獲其上蜀主書遺藁極言幕寮掩其才  
學不延譽人非達時變盤桓取禍之流也

補家際於  
承象著書

號易題數  
卷行於世

### 叙巢居子

唐貞元中祕歸人覃正夫頃棲廬岳師符載徵君爲  
文竟汨沒於巴巫也或有以其文數篇示愚辭韻挺  
特風調凜然宜得武都之刀尺也號巢居子有二十  
卷愚因致書於歸州之衙校李玩俾搜訪之書未達  
前三日里人有家藏全集者適遇延藝而煨燼之嗟  
乎鄙於覃生異時也苟得繕寫流布振彼聲光而焚

如之酷何不幸之甚也

羅袞不就西川辟

楊雄李頻黃匪躬附

唐羅員外袞成都臨邛人應進士舉文學優贍操尚甚高唐大順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喪亂朝廷多故契闊兵難備歷饑寒蜀先主致書於翰林令狐學士吳侍郎選書記一員欲以桂楊應聘外郎謂知己曰誓擁馬通火服弊布衣以俟升朝無復西歸爲魯國東家丘乎竟通朝籍終於梁禮部員外郎也蜀人有志者唯外郎乎楊子雲二息亡遺骸葬于蜀與夫延陵季子何相遠乎近代李頻黃匪躬皆領表人頻即遣其糟糠別婚士族黃郎三十年不返鄉里于時妻毋俱在又何心乎

高測啓事

韓昭附

唐高測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橫至於天文曆數琴棋書畫長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嘗謁高燕公上啓事自序其要云讀書萬卷飲酒百盃燕公曰萬卷書不易徵詰百盃酒得以奉試乃飲以酒果如所言僖皇帝幸蜀因進所著書除祕校卒於咸勝軍節度判官也 韓昭仕王蜀至禮部尚書又恩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棋書射法悉皆法

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有朝士李台嘏曰韓台座事  
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寔之

符載侯翮歸隱

趙契附

唐武都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  
棲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老死無成唯  
符公以王霸自許耻於常調懷會之望韋南康鎮蜀  
辟爲支使雖曰受知尚多偃蹇韋公於二十四化設  
醮請撰齋詞于時陪飲於摩訶之池符公離席盥漱  
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緩步池濱各授  
口占其敏速也如此劉闢時爲金吾倉曹叅軍依棲

韋公特與譔直讚其詞云矯矯化初氣傑文雄靈噴  
出水秋鷄乘風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覲騰閣  
之中洎京兆變故彭城知留務起據之意符爲其  
所縻凡有牋奏愈更恭順劉闢之敗也幕寮多懼其  
禍唯符生以牋奏藁草一篋呈高崇文相公長揖東  
下棲於廬山即前之真讚可謂有先鑒也居潯陽二  
林間優游卒歲南昌軍奏請爲副倅授奉禮郎不赴  
命小童持一幅上于襄陽乞百萬錢買山四方交辟  
羔鴈盈於山門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媵侍聲名籍  
甚于時守道循常者號曰克人

曾覽符公全集其文  
簡率清便入其堂與

有唯樂平子賈正夫乎宋濟雖有詞學其文元  
況非符之流湛真卒於彭山宰墓銘即宋文也

唐光啓中成都人侯嗣風儀端秀有若冰壺以拔萃  
出身爲邠寧從事信皇播遷擢拜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內試數題目其詞立就舊疾朝士潛推伏之僖宗  
歸闕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號卧龍館王蜀先主  
圖霸居致幕府先俾節判馮洵候其可否馮有文章  
大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羈寓成  
都爲侯公軀卹甚德之其辟書即馮洵極筆也侯有  
謝書上王先主其自負云可以行修牋表坐了檄書  
愚先人馮  
之小將也趙蕤者梓州塩亭縣人也博學韜鈴長於

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交辟撰長短經十卷 王  
霸之道見行於世

北夢瑣言卷第六

富春孫光憲纂集

吳湘事

劉漢宏附

唐李紳性剛直在中書與李衛公相善爲朋黨者切齒鎮淮海日吳湘爲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强委禽焉於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財反甚豐織羅執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坐賦奏而殺之懲無禮也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導而進狀訴寃衛公以此出官朱崖路由澧州謂寄寓朝士曰李

二十悞我也馬植曾爲衛公所忌出爲外任吳湘之事鞫於憲臺扶風時爲中憲得行其志焉吳湘乃澧州人顏尋歸澧陽孀獨而終舊說浙東理難十分公事紳相曉得五六唯劉漢宏曉得七分其他庶使及三四而已蓋公之才難得也已

裴相生於于闐國事

雙峯禪師文如海道士附

唐裴休相公留心釋氏精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磨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發願世世爲王弘護佛法于闐國王生一

子二手文有國相姓字聞於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勅旨不充也 雙峯禪師聚徒千人談玄之盛無能及也一旦惑於民女而敗道焉是信滯爲大罰信矣相國李公蔚始與師善爲致一宰而已 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文詞浩博懇求一尉與夫湯惠休廖廣宣旨趣共卑也惜哉

韋氏女配劉謙事

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寮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

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  
子曰隱曰岩爲廣帥岩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  
建號曰漢改名襲在位經二紀而終次子嗣即京兆  
知人之鑒非謬也

田布尚書傳

此一本全馮李  
與相國舊傳也

唐通義相國崔魏公鉉之鎮淮陽也盧丞相耽罷浙  
西張郎中鐸罷常州俱過維揚謁魏公公以暇日與  
二公私款方奕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尚書偕至泊  
逆旅某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異之俄而復曰顯驗  
與他巫異請改舍於都候之廨署公乃趣召巫者至

乃與神送拜曰謝相公公曰何謝神曰布有不肖子  
贖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相公陰德免焉使  
布之家廟血食不絕者公之恩也公矍然曰異哉某  
之爲相也未嘗以機密損益於家人忽一日夏州節  
度使奏銀州刺史田鐵犯賊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  
馬布帛帝赫然怒曰賊易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  
防盜以甲資敵非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盡赤其  
族翌日從容謂上曰鐵賊罪自有憲意然而弘正  
之孫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請朝觀奉吏員布亦  
然父之款布會征淮口繼以忠孝伏劔而死今若行



法論罪以固邊圉未若因事弘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某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素服而見焉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爲愚婦人所使乎神憮然曰某嘗負此嫗八十萬錢今方忍耻而償之乃宿債爾公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未足代付之日言事不驗神乃辭去梁相國李公琪傳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負一女子之債死且如是而况於負國之大債乎竊君之祿而不報盜君之柄而不忠宜其不得聞於斯論也而崔相國出入將相三十年也宜哉

### 李太尉請修狄梁公廟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吉甫相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慚求出鎮智計已開於早成矣愚曾覽太尉三朝獻替錄真謂英才竟罹朋黨亦獨秀之所致也

### 同昌公主事

宣宗希冀遐齡無儲嗣宰臣有以忤旨者懿宗藩邸  
常懷危慄後郭美人誕育一女未踰晷適值懿皇商  
憂之際皇女忽言得話登極後鍾愛之封同昌公主  
降韋保衡恩澤無比因有疾湯藥不效而殞醫官韓  
宗昭康守商等數家皆族誅劉相國瞻上諫懿皇不  
聽懿皇嘗幸左軍見觀音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  
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即邊地之道人上悅之寇入  
京郭妃不及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乃嗟之同昌

公上晉草堯見  
蘇鶉杜陽雜編

### 侯昌業表

唐自廣明後闖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  
有迴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僊芝黃巢剽掠江淮朝  
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  
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  
請開揭諦道場以消兵厲似爲庸僧僞作也必若侯  
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之

### 李常侍遇道術

隴西涪常侍福相之子質氣古淡光化中與諸朝士  
避地梁川小貂日游鄰寺以散鬱陶寺僧有爽公者  
因與小貂相識每晨他出言赴齋請苟小貂在寺即

不尚鎖其房請其宴息久而彌篤乃曰李常侍在寺  
爭忍闔扉乎或一日從容謂小貂曰世有黃白之術  
信乎好之乎貂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不信又安敢  
輒好僧曰貧道之每拂曙出寺爲修功德因緣也仰  
常侍德豈敢秘惜小貂辭遜再三竟得其術爾後最  
受三峯韓相四入崔相思知每遇二公載誕之辰乃  
獻銀藥孟子此外雖家屢空終不自奉亦不守於子  
孫近年宰李璩乃嫡孫也嘗爲語之廣成杜光庭先  
生常云未有不修道而希得僊術苟得之必致禍矣  
唯名行謹潔者往往 卽李貂之謂也

陸相公勸酒事

朱進士酒在東  
臯子劉虛白附

陸相康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從容因命  
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  
五分矣蓋平平悔吝各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  
也咸陽朱秀士遂寧府人度餘舉進士有揚貴妃  
別明皇賦詩於酒隴州防禦使鞏乃蜀將也  
朱生以鄉人下第高之遂亦使酒新鑄一劍乃曰如  
何得一漢試之朱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死非  
其所卽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 東臯子王勣字無  
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 竟陵人劉虛白

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  
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爲孔門之徒得無違誥誠乎

### 裴鄭立襄王事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玟立襄王宰相蕭遘裴澈鄭匡  
圖等同奉之洎破僞主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大  
辟迨其兵衛四圍矛槩森然裴相猶戲曰夫子之墻  
數仞也蕭遘相就河中賜毒握之在手自以主上舊  
恩希貶降乂而毒爛其手竟飲之而終

### 田軍容檄韋太尉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  
承恩爲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  
悟達國師知玄乃澈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川行  
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  
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須  
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  
人把筆蓋謂此也

### 朱李驟進

唐李師望乃諸宗屬也自負才術欲以方面爲己任  
因旅游邛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割西川數  
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允之乃自鳳翔少

尹擢領此任于時西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乃致意南詔於是蠻軍爲近界鄉豪所導侵軼蜀川元戎實滂不能遏截師望亦尋受貶黜隴西

又云因任  
韋陽捕賊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辯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馭之目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穆刁陵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時人曰拔士爲相自古有也君子其言不出恥躬之不逮况唐末喪亂天下阻兵雖負奇才不能謀畫而朱公一儒生以區區辨給欲整其亂祇自取辱焉洎縷未申而教樂僮吹筆策甚爲識者所責也

李羣玉輕薄事

韋沅附

唐李羣玉校書字文山澧州人有詩名散逸不樂應舉親友強之一上而已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休爲其延譽因進詩授弘文館校書終於荆襄間然多狎酒徒疑其張祜之流李少蓬善夷謫官澧陽備知其行止因爲紀之乃清介高節之人非輕率之士疑爲同人所誘或曰曾爲荆之幕下假書題謁澧使艾使君李謂艾侯曰小子困甚幸使君痛救之州將戒

其輕脫所齎不厚也又近年京兆韋沆者衣纓舊族亦攻古文流落不偶而沒於世隴西李璩乃福相之曾孫也嘗宰襄州樂鄉縣京兆僑于是邑常來干擾李亦祇奉不厭一旦謂李宰曰客有相勉且求一邑以救饑寒室人聞之大怒曰人喚郎爲長官郎得喚我作長官夫人即不可隴西聞而鄙薄亦笑怒也

以歌詞自娛

蜀相韋莊晉相和凝附

先是李遠以曾有詩云人事三盃酒流年一局碁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爲言然始俞允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

內一聯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泊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矣

又云長日唯消局碁故并存之

劉蛻奏令狐相

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令狐公君臣道契人無間然劉舍人每許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相

國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間以丞相子拔解就試疏及  
云號曰無解進士其實有耳未聞云又以子弟納  
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云丞相憾之乃  
俾一人爲其書更謹事之紫微託以腹心都不疑慮  
乃爲一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賄十萬爲此吏所告由  
是貶之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  
負贓污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  
相自單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凡是富家率  
皆進引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以  
此少之

陸龜蒙追贈

薛許州附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名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  
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而  
攻文與顏堯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  
思養親之祿與張博爲吳興廬江二郡倅者吳興賢  
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二卷丞相李公蔚  
盧公攜 重之羅給事寄陸龜蒙詩云龍樓李丞相  
昔歲仰高文皇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  
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  
贈右補闕吳侍郎融傳貽史官右補闕韋莊撰誄文

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堯書皮日休博士爲友皮寇死浙中方于詩名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爲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竒意精識者亦然之 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己任還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陸之比也

顏給事墓銘

顏給事堯謫官沒於湖外未聞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容物其志詞云寓於東吳郡陸龜蒙爲詩論之交

一紀無踰龜蒙死爲其就木至冗情禮不關其後即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宸二君於堯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携手過市見利則解頤而去莫我知也復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撰三君子者余今日已前不變不知異日見余骨肉孤幼復如何哉

李磻行狀

梁補關附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磻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爲時輩妬忌懼於非橫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



明無爲上下二篇義說一篇倉卒之展焚於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虛言也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凌轢荀孟糠粃顏謝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關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米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譽喧喧者宜鑒其濫吹也

白太傅墓誌

元盧鄭二相附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題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輓元相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有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

誌云與彭城劉夢得爲詩友殊不言元公時人疑其隙終也鄭文公畋與盧相抄親表也閻闕相齊詞學相均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叶揮霍間言語相詬不覺視瓦礫潑謂宰相鬪擊亦不然也竟以此出官矣

內官改創職事

實緒事附

古者閹宦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編閱唐自安史已來兵難荐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閹魚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衛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於四相也十六官使皆宦者爲之分卿寺之職以權爲班行備員

而已供奉官紫綬入侍後軍容使楊復恭俾其禰笏  
宣導自弘農改作也嚴遵美肉褐之最良也嘗典戎  
唐末致仕終蜀郡郾叟庸夫時得親其子仕蜀至閣  
門使曾爲一僧致紫袈裟僧采感謝書記所謝之語  
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膝行而趨汗  
流喘乏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抵掌視心良父云  
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公曰不敢退而大咍嚴公物  
故蜀朝冊贈命給事中竇雍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  
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羅顧升降

方干附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顧醜  
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  
弟每有宴會顧獨與之爲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  
啓事陳於所知望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

今狐召學士語梁震先  
草愚於深公處聞之

羅既頻不得意未免怨望竟

爲貴子弟所排契關東歸黃冠事平朝賢議欲召之  
韋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  
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  
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糝糠也由是不果召

詩人方干亦吳人也王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內乃連

下兩拜亞相安詳以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

### 李琪書樹葉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衆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弘農楊玢藏跡於荆楚間楊即沂蜀琪相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寞每臨流跋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快悵而投於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宜都之子彬羈旅渚宮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 杜荀鶴人翰林

平曾賈島附

唐杜荀鶴嘗游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獎拔寒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諂諛故事濟緩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幸而歿逝免貽伊耻也制貶平曾賈島以其僻澁之才無所採用皆此類也

### 樂工關小紅

石梁附

唐昭宗劫遷百官蕩析名娼伎兒皆爲強諸侯有之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祖

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陽下採桑乎關伶俜而秦之  
及出又爲親近者俾其彈而送酒由是失意不久而  
矧復有琵琶石濠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爲相國令狐  
公見賞俾與諸子渙胤連水邊作名也亂後入蜀不  
隸樂籍多游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一日會都頭  
非別音者諠譁語笑殊不傾聽濠乃撲壇而詬曰某  
曾爲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何  
其苦哉于時識者亦歎訝之喪亂以來冠履顛倒不  
幸之事何可勝道豈獨賤伶云乎哉

孫夫子

蕭惟香附

唐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爲詩一旦併焚  
其集以爲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  
有代夫詩贈人白蠟燭曰自古清香勝薰蘭一條白  
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子細看又聞  
琴詩曰玉指朱絃軋後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  
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比流泉來碧嶂遠如  
玄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濕叢蘭月滿庭又  
代謝崔家郎君酒詩曰謝將清酒寄愁人澄澈甘香  
氣味真好是綠窓明月夜一盃搖蕩滿懷春又台州  
鹽墩村有一婦人蕭惟香有才思未嫁於所居窓下

與進士王玄晏相對因奔琅邪後淫冶不禁王捨於  
逆旅而去遂私接行客託身無所自縊而死店有教  
百首詩所謂才思非婦人之事誠然也哉聞於劉山  
甫



北夢瑣言卷第六

